

王安石的故事



王安石的故事

青铜峡县小坝公社红星大队贫下中农理论组
宁夏大学中文系七五级工农兵学员 编写

目 录

一个有抱负的少年	(1)
年轻有为的县令	(6)
变法的“蓝图”	(11)
变法运动“指挥部”的建立	(16)
保卫青苗法的斗争	(21)
戳穿文彦博的“把戏”	(28)
伟大的爱国主义者	(34)
改革“学校科举之制”	(44)
被迫地离职了	(50)
第二次拜相	(57)
抑郁的晚年	(63)

附录：王安石诗选注（十五首）

兼 并	(66)
-----------	--------

寓言十五首（之三）.....（68）

省 兵.....（69）

感 事.....（72）

秃 山.....（74）

河北民.....（76）

古 松.....（77）

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.....（78）

和蔡副枢密贺平戎庆捷.....（80）

读 史.....（81）

促 织.....（82）

辱 井.....（83）

三品石.....（84）

郊 行.....（85）

张 良.....（86）

后 记.....（87）

一个有抱负的少年

公元一〇二一年旧历十一月十二日，临川（今江西清江县）军判官王益的家里又添了椿喜事：夫人在天刚亮的时候生了个公子。

这就是后来成为北宋时代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王安石。

王安石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。外祖母的家住在临川城东的柘冈，是灵谷山前的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。那里的青山绿水，田野草木，都使王安石感到新鲜。白天，他跟农民的孩子到池塘边放牛割草，看渔夫捕鱼，一到晚上，外婆常常把他搂在怀里讲故事。

一天傍晚，他又趴在外婆身上，让外婆讲故事，外婆看看王安石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专注的神情，想了想就答应了：

“离咱们一千多年以前，是春秋战国时期，当时有很多诸侯割据的国家，其中有一个秦国，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，就让一个叫商鞅的人，施行变法。”

“啥叫变法呀？”王安石天真地问。

“变法，就是把对国家不好的东西去掉，使国家富强昌盛。”

“冈东王大爷说，咱们现在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，如像老百姓没有粮食吃，当兵的不能打仗，外族侵扰不能抵抗，要是搞变法改掉不就好了？”

外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，她又看看王安石天真而又严肃的

神情，便认真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变法可不是容易的事。商鞅为了变法，坚持斗争了一辈子。开始，为了让人们都相信和遵守新法，商鞅叫人拿了一根竿子放在南门外，告诉老百姓，谁能把竿子扛到北门外插好，就给他五十两金子。大家都将信将疑。后来，一个小伙子把竿子扛到北门埋好，商鞅马上把金子赏给了他。大家才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。以后，凡是秦国公布的新法令，做好了的就奖赏，违反了的就处罚，连太子犯了法都要被割掉鼻子，支持变法的人才越来越多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变法使秦国富强了。但是，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，反对变法的奴隶主贵族反攻倒算，商鞅被用五马分尸的残酷刑罚害死了。”

王安石听外祖母讲着，两只小手握得紧紧地，心里恨死了杀害商鞅的人。他盯着天上明亮的繁星，心里想着，长大也要做一个象商鞅那样对国家有用处的人。

王安石上学读书，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他在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时，常常乘先生不在，偷偷地看别的书，秦始皇、桑弘羊、诸葛亮、柳宗元和孔子、孟子、韩愈等，同样都在他的记忆里占一定位置。

枯燥的“子曰诗云”之类，常常使王安石感到乏味。一有空，他总喜欢到柘岗村外转一转。这一天，他一出村就听见牧童低沉的歌声：

年年农夫忙到头，

折断腰背汗水流。

丰年不饱食，

水旱更犹愁，

稻谷粒粒入官府，
村野处处有饿殍，
苛捐杂税数不清，
百姓终年做马牛。

牧童唱着歌走远了，王安石依然站在那里沉思纳闷：为什么老百姓负担这么沉重，生活还这么艰难？

“王相公，今天没进学堂？”王安石转过身来，原来是冈东头的王大爷叫他。

“您老人家上哪儿去？”

“唉，这年头，百姓怎么能活下去呀！”王大爷说着，颤巍巍地坐在身边的一块大青石上。

“咱们种田人，三九天迎着寒风，三伏天顶着太阳，只盼有个好收成。可是这个捐，那个税，连留下的种子都给逼走了。最可恶那些差役，一到乡下，横行霸道。你看咱这柘冈，多好的田都荒了，边疆上也不安定，唉！”王大爷深深叹口气，悲哀地接着说：“前几天，公差又说边界动乱，加什么税，我一时交不上，他们就把十六岁的大孙女抓走了，没法子，为把孙女赎回来，我卖了田，才凑了几个钱，可一家人怎么活下去呀！”

这是为什么？王安石无法解答这些问题。

王安石好学上进，使王益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为了让儿子懂得更多的知识，深刻理解社会，王益决定带儿子出去，让他见见世面，长长见识。王安石从十岁起，就随父亲宦游。祖国的名川大山，开拓了他的眼界。从西子湖畔明媚的春光，到庐山雄伟挺拔的群峰，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。同时，王安石也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各种状况，对于“病态”

中的宋王朝有了一定的认识。

王益也是个有改革思想的人，他的言行，王安石都亲眼看到了。特别是王益在建安任主簿时，看到大地主“财产布满州城”，官吏依权仗势，拒不缴纳国家税赋，十分气愤。当地有一个官吏兼恶霸地主，常依仗朝内后台，拒不交税。王益叫人把他传到衙内，强迫交税，这个地头蛇还想抗拒，王益当众就打了二十大板。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地主们再也不敢违抗，很快缴齐了国税。王安石在父亲身上，看到了商鞅立法严明的精神。

思想的逐步成熟，使王安石对孔、孟产生了怀疑：“子墨文章颇自轻”，“肯言孔孟犹寒饥”。他随父进京，目睹大官僚大地主的糜烂豪华的生活，将来改革弊政的念头更坚定了。

“男儿少壮不树立，挟此穷志将安归”，“材疏命贱不自揣，欲与稷契遐相希”，这些诗句正表现了他“此时少壮不自恃，意气与日争光辉”的雄心和壮志。

一〇三八年春天，在江宁任通判的王益去世了。家中留下了王安石兄弟七人，姐妹三人，这对王安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三年后，王安石决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，赴京考试去了。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，踏上了生活的道路，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，向着为国家出力的目标进发了。

不久，王安石考中进士的消息传到了家里，全家人该是何等的高兴，生活、前程都算是有了着落。就在这一年，王安石被任为淮南判官，他为国家出力的愿望开始实现了。

可是，前进的道路不是平坦的。在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，只知敲榨勒索贪图安逸的官僚政客的眼里，王安石的廉洁奉公，思想抱负，统统都是幼稚可笑的。甚至连他的好学上进，刻

苦用功，也常被歪曲和攻击。

淮南地方长官韩琦，是个迂腐的老儒生，很喜欢说教。王安石每天晚上读书，常常读到天明，有时只能在床上躺一会儿，或者伏在书桌上闭一会儿眼睛，就急忙上府。有一次他读《盐铁论》，深深地被桑弘羊舌战群儒的大无畏气概所鼓舞，一边读，一边想，一边写下自己的体会。神情专注，精力集中，连太阳升起来也没有发觉，等他抬头一看已经迟了，连忙赶到府里。韩琦一见，皱着眉头说：“王安石，你还年轻，要多读孔孟的书，多学周公之礼。俗话说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凭这些，才能步步高升。”

王安石听后，没有答话。他心想：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。”他看穿了，在这里是不会有有什么作为的。

第二年，王安石怀着新的希望，奉召前往鄞县，任县令去了。

年轻有为的县令

江南的旧历十一月，接连下了好几天雨，气候骤然变得格外寒冷。

这时，在鄞县（今浙江宁波地区）境内的育王山中，几个官府差员模样的人，正沿着山路，一边察看地理环境，一边艰难地行走着。打头里的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，身材结实，步伐坚定，还不时向引路的农民询问着情况，他就是不久前才到鄞县的新任县令王安石。

王安石离开鄞县城四处查看好几天了。在万灵乡，他亲眼看到，由于官府税赋太重，加上乡村财主的重利盘剥，虽然水稻收了才几个月，可是农民早已经没有粮食吃了。有许多人只能用草根、野菜充饥；有许多人拖儿带女沿街讨饭，他们一个个穿着遮不住肉体的破衣烂衫，不少老人小孩都饿死冻死在街头路旁，一片悲惨景象。在升鸡山，王安石又看到，石匠们穿着破单衣冒着雨雪在凿石头，他们粗壮的大手紧握着铁锤使劲地凿着，眼前闪着火星，头上不时淌下汗水珠子。王安石走过去，问一个老一些的石匠：“你们凿石头干什么呀？”石匠望着这位年轻的差员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干什么？还不是给有钱的人家盖楼造房。城里孔绅士的儿子，听说是个专读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的儒生，他为了盖一个花园书房，就要让这么多人采一冬天的石头。本来，这些石头要是用来修些堤坝，使到水利建设上，对庄稼人多少还有些好处。可是，说有什么用呢？这

山这地这石头全是人家的呀！”老石匠不愿再说下去了，继续抡起锤狠狠朝一块石头上砸下去。

亲眼看到农民生活的痛苦，给年轻的王安石心灵上蒙上了一层暗影。他想，百姓们生活这样贫困，而在朝的腐儒大臣们只顾大搞“兼并”，给国家造成越来越困难的境地，这样的统治怎能维持下去？国家怎能振兴起来？难怪刚一建朝，四川的王小波、李顺就起来造反了。王安石似乎遥望到北宋王朝飘摇欲坠的前景。

王安石领着几个差员继续四处查看着，他脑海中思考的许多问题也越来越清楚，跟随王安石出来的一个差役，看到王安石好长时间不说话，就安慰着说：“老爷，其实咱们鄞县一直都是这个老样子，这都怨苍天不给咱降福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王安石回过头来对大家说：“农民只要热爱自己的土地，完全有力量能够战胜天灾，取得好收成。问题在于如果象现在这样凿下的石块用不到修筑堤堰上，扔下锄头跑去沿街要饭，哪里会有好年景呢？我们应该相信人的力量是能够征服天灾的。”

王安石的话说得大家都振奋起来。那个差役也感到县令的话很能鼓舞人，于是，又大着胆子问：“那有什么好办法呢？”

“好办法是有的。那位老石匠不是说石头可以用来修堤坝吗？这就是一个好办法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有名的商君就组织过开荒治水，使秦国很快富裕起来。现在我们也应该打破一些旧的框框，进行改革。在有条件的地方修些堤围，搞些水利建设，农业生产就会发展起来”。

王安石的话又引起大家的一片称赞，那个差役暗暗向这位

有见识的年轻县令翘起拇指。王安石又向农民了解到，育王山地势峻峭，又靠近大海，常年不是旱灾就是水涝，于是，他才决定来到育王山察看一下。

雨点夹着雪花不停地飘落，给王安石的察看造成一定困难，但是，他终于冒雨在育王山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一天，他来到一个叫做灵岩的地方。这里是育王山的一条主要峡谷，两边高山峻岭，东面临近大海，每年雨水都从这里白白流走了。王安石仔细查看了地势，就决定在这里修一个堤围，做一个斗门，旱天可以引用储存的雨水灌地，有涝灾也可以把雨水排走。说干就干，王安石当即下令把邻近几个乡的石匠都集中起来，特别下令把给孔绅士家凿石头的石匠们也都调来，采石备料，等到春暖时节就全面动工。

在这次察看中，王安石爬山涉水，走乡串村，经游了鄞县的十四个乡镇，用了十多天的时间，做了许多调查研査，心里更踏实了。对一些改革的具体措施，有了进一步的设想。

转眼春天到了。这正是兴修水利的大好时机，可是人力的问题越来越困难，各乡农民逃荒要饭的日益增多，连不少石匠也都走了，不要说去参加兴修水利，恐怕本乡的田地也要无人耕作而荒芜。这时，许多怨言也不断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。

有的说：“鄞县多少年来也没搞什么农田水利，新任的知县简直是多此一举。”

有的说：“鄞县大旱乃是天意，新任知县竟说‘岁熟不在天’，真是大逆不道。”

也有的说：“新知县年纪轻轻，根本不懂祖宗法度，下场好不了。”

这些怨言都是从一些大地主和儒生那里吹来的。县城里的

那个孔绅士，自从王安石下令把给他家凿石头的石匠们调走以后，一直怀恨在心，更是四处奔走，煽风点火。

王安石仔细分析了形势，感到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要打破这些流言，就要首先解决好农民的春荒，进而把兴修水利搞上去，夺得好的收成，让事实来说话。为这事，他一方面更勤奋地阅读法家著作，从中探求办法，一方面又常常思考到深夜。

一天，王安石终于考虑成熟了一个方案。他把县里常平仓库的粮官找来，想在常平仓的粮食上打主意。

常平仓的粮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。他以为王安石要询问仓库的管理情况，一见面就唠唠叨叨地说起什么粟米都保管得好好的啦；还想晒一晒，又怕饥民来抢粮啦；还献媚地说：

“这是朝庭的粮食，没有皇上的圣旨谁也不能动，咱们鄞县一直就遵照老规矩办事。”

“有的老规矩要是不适用也得进行改变。”王安石听粮官说话罗罗嗦嗦，有点不耐烦了。他对粮官说：“现在农民正闹春荒，连耕作、修水利都没人去。你去准备一下，县里要把常平仓的粮食贷给农民，只收一些轻微的利息，等到秋收以后再归还，这样，春荒、修水利的问题都就解决了。”

粮官听了这位年轻县令的话，有点害怕地说：“那要是朝庭知道了，可经不起呀！”

“不要紧的。我要给皇上上书，改革这个老规矩，还要把贷谷于民当作新法规定下来。”

粮官见王安石态度非常坚定，也就顺着说：“对，对，这个办法好。贷谷于民，还能把旧粮兑换成新粮，就更好保管了。”

第二天，在鄞县的四个城门上，贴出了关于贷谷于民的布告，县令王安石的印章特别显眼地盖在上面。布告还规定：

“对本县令布告有流言蜚语者，要严惩治罪。”绅士、大商人知道王安石不好惹，暂时蜷缩了回去，连孔绅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了。各乡的农民也听到了布告的消息，四处打听传说，有的还从老远的乡下到城里来请人念着听。春荒使他们背井离乡，四处逃难；大地主商人的盘剥使他们倾家荡产，卖儿卖女。现在听说县令王安石要把常平仓的粮食以轻微的利息贷给自己，眼下能有些东西糊口，就有力气耕作土地，秋后说不定有些收成，于是，他们挑着担子，划着小船，从四面八方向县城涌来……

不久，灵岩的水利工程开始了。各乡也搞了些小型的堤围和灌田沟渠。这一年，鄞县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好收成，人们都称赞王安石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县令。一直到四百年后，已经改朝换代了，后人还在鄞县的陀山脚下立了祠堂，来纪念王安石。

王安石在鄞县做了一些有益的事，对促进当时的生产发展有一定进步作用。但是，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国家积贫积弱，农民受苦受难的状况。他自己也觉得对这些改革很不满足，有时产生着失望的心情。不久，他任期已满，就离开鄞县了。

那是在皇祐三年（公元一〇五一年）的春天。

变法的“蓝图”

——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）

宋仁宗皇祐三年（一〇五一年）初夏的一天，王安石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家乡，风尘仆仆来到舒州充任通判。

舒州，这年正遇到了百年少见的大旱，真是大地生烟，树木干黄，田野里的庄稼蔫蔫地耷拉着头。农夫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，面容憔悴。一群群逃难的人们，拖儿携女，讨要声和嚎哭声不时传来，到处是一片悲惨景象。可是，一小撮豪门官僚贵族，手摇着芭蕉扇，望着久旱的天气，心里想着乘此机会又可以抬高市价，大捞一把，反而喜形于色，幸灾乐祸。王安石经过了调查，看到大地主官僚表面上声称是老百姓的救命“父母”，暗地里却敲诈勒索吞并老百姓的田地，造成“十室灾八九”、“老弱就僵仆”的局面，再联想起过去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，心情激荡不安。

不久，王安石就采用了当年在鄞县的做法，打开常平仓，把粮食借给无米的贫苦农民，帮助他们渡过饥荒，以便进行生产。

王安石的这一改革措施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青黄不接的困苦，又能使常平仓里的粮食以陈换新，便于保存。还能抑制一些豪强官僚地主乘农民困难之时，兼并土地的贪婪野心，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一定作用。可是，由于王安石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，他不可能依靠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，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。

转眼三年过去了。王安石任期已满，离开了舒州。这时他认识到把常平仓的粮食借给农民，只能稍稍减轻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的困苦，并不能改变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，使国家振兴起来。要使国家富裕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积极从事生产，还得要从多方面进行改革才行。

至和元年（一〇五五年），王安石被召到开封，充任了群牧司判官（专门管养军马的官吏）。

四月的一天，王安石到军马牧养场去察看军马牧养的情况。他骑着马看了好几个地方，见到虽是阳春季节，军马却瘦得皮毛似胶粘了一样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四肢无力地站在草地里。可是，在另一个地方，看到的军马却长得膘肥体壮。王安石不解其故，便问牧养场主管人薛向，才知道这些肥壮的军马是准备赶往边防去换防，还没有赶走。而先前见到的那些瘦弱的军马，是刚刚从边防上换下来的。这些军马为什么这样瘦？因为是它们是在南方牧养的，每当移到北方的边防，由于水土不服，死亡率很高。就是这些幸存下来的，瘦弱得也不能作战了。王安石听薛向一说，又联想到边防上战斗失利的事，陷入了沉思。

停了一会儿。王安石又问薛向：“因地制宜，在北方选择牧场饲养军马，行不行？”

原来薛向是贩马夫出身，对各地牧养马匹情况颇为熟悉。他立即回答说：“行啊，当然行。”

“你看何处可以开设牧场？”王安石进一步追问。

“河北、陕西一带连年的旱涝，大片土地荒芜，杂草丛生，无人耕种，离边防又近，作军马场再好不过了。”薛向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比划着各种野草生长的情况。

王安石听了薛向谈话，非常高兴，觉得薛向是个有见解、有才能的人。于是，他给宋仁宗皇帝上疏写道：“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，养好军马是强兵的重要措施。目前，军马牧场多在长江流域一带，而边防用马主要在北方，经常调动，因为水土不服，死亡率极高，应把陕西、河北一带的空地作为军马牧场，使军马不失土性，便于使用。南方军马牧场所占肥沃土地，可以让给农民耕种，扩大耕地面积，增加生产。”王安石的建议，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。不久，宋仁宗就按王安石的建议，下了旨意，把军马牧养场迁移到河北、陕西一带去了。这一改革措施，大大加强了北宋军马的战斗力的，不仅节约了军费开支，同时也促进了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嘉祐三年（一〇五八年）春末，王安石又被调到常州出任知州。

王安石到达常州时，正好遇到黄梅雨季节。淫雨连绵，江河横溢，沟渠淤塞，田野浓绿的禾苗被风雨卷起，漂浮在水面上，远远望去，一片汪洋。王安石看到这种景象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觉得肩上的“担子”是沉甸甸的。

不久，王安石为了排除水涝，限制自然灾害的扩大，发展农业生产，主持开一条运河。可是，由于三县合作，工作中不断发生意见分歧，进展非常困难。再加上昼夜不停的大雨，开河工程终于被迫停止了。王安石为这件事受到了上级的斥责，因此他在第二年就被调往江宁，任江南东路提典刑狱去了。从他给刘原文的信中，仿佛还怀着委屈和不满。他说：“河役之罢……今劳人费材于前，而利不遂于后，此某所以愧恨无穷也。若夫事求成，功求遂，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，此某所不能，则论某者之纷纷，岂敢怨哉。”王安石为什么要发牢骚